



# 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

杨志军 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

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，五位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杨志军、乔叶、刘亮程、孙甘露、东西与线上线下观众一起，共同见证了群星璀璨的文学星空。

作为四年一评的文学盛典，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协主办，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、推动文学繁荣而设立的国内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。自1982年初评开奖，茅盾文学奖在国内已走过10届，反映出中国读者40年文学审美范式的变化。五位获奖者的获奖感言，同样精彩。



在颁奖典礼现场，杨志军说：“我出生在一个雪山和草原连绵不绝的地方，那里是长江、黄河、

澜沧江的源头。山的挺拔，水的清澈，地的辽阔，以及孤独而沉默的生活，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的全部记忆。后来，我来到山东青岛，站在零海拔的滩涂，仰望高海拔的故乡，肃然而清晰的凝望中，是青藏高原的当下崛起。《雪山大地》这部作品，便是从苍茫记忆中抽取而出的山的一石，水的一浪，地的一角。我想用父辈们的荣光唤醒我们的理想，用拓荒者的篝火映亮今天的夜空，用历史的脚印延伸时代的步伐，以此来关照人性的丰饶与光芒。我知道此生

的文学义务就是建树关于人的理想，建树关于生死、荣辱、爱恨、美丑的人性坐标。为此，我喜欢精确到位的现实主义，喜欢情绪饱满的理想主义，也喜欢直面人类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。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，一个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，一个人的情怀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。写作者的精神维度决定了其作品的优劣高低，所以，对登高望远的热爱时刻伴随着我们对陨落与滑坡的警惕，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！”

乔叶

作家和时代就是庄稼和土地的关系



乔叶在颁奖典礼现场说：“此时此刻，在茅盾先生的故乡，在这茅盾文学奖之夜，在这盛大庄严的颁奖典礼现场，我深感幸福，特别幸福。我来自北京老家，我是在河南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，文学之路也是从河南起步的。迄今为止，我的写作之路已经走了30年。作为一个乡村之子，30年里对于故乡我有一个渐渐远离又徐徐回归的漫长过程。这个漫长过程让我终于认识到，无论身在何方，故乡的土地和空气都如影随形地拥抱着我，是我命中注定的精神基因和心灵滋养。故乡拥抱着我，时代也拥抱着故乡。我一直认为作家和时代就是浪花和大海、庄稼和土地的关系，弱水三千，取一瓢饮，这一瓢饮里必然是时代的成分。《宝水》就是我取到的这一瓢水。整个创作期用了七八年，期间我经常做的事就是‘跑村’和‘泡村’，‘跑村’就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板，意味着素材的广度，‘泡村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的变化，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入，‘跑村’和‘泡村’让我真正深入到了生活内部，从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生活把它迷人的光芒与气息，深融密植在作品的质地中，在生活现场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，这力量能修改成见，也能赋予新界。在此，我要由衷的感谢故乡生活和时代。”

刘亮程

文学也许正是那只天真的孩童之眼



在颁奖典礼现场，刘亮程动情地说：“我来自新疆，我后父是乡村说书人，自小我听故事长大。我也有幸倾听到江格尔齐说唱史诗。在《本巴》的扉页上，印有‘谨以此书向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致敬’，它同时也致敬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，我的写作深受其滋养。写《本巴》时，我面对着一场来自童年被人追赶的梦，我在那样惊恐的梦中一次次地飞了起来。《本巴》是一场梦中的飞翔。把梦中的厄运在梦中解决，让梦安稳地度过长夜，这正是写作《本巴》的初衷。文学是做梦的艺术，以梦和虚构之力护爱这个世界的真实。我喜欢小说中哈日王这个孩童，他长着一只大人的世故之眼，和一只孩童的天真之眼。文学也许正是那只天真的孩童之眼。这个世界，即使被大人看过无数遍，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一遍，这是文学对人类初心的观照。”

孙甘露

写作引领我们反思所拥有的和想象未曾拥有的一切



孙甘露在颁奖典礼现场表示，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的1933年，正是在那一年，茅盾先生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《子夜》。“那个风云际会、艰苦卓绝的时代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，也影响并塑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。我们这些后来者，正是沐浴在它璀璨的星空下。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关于理想和牺牲的，也是关于秘密和情感、遗忘和记忆。它源自那个令人难忘的时代，也源自我的出生地上海。我时常会想，我有机会在此生活、工作，已经是莫大的犒赏。写作引领我们反思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也令我们想象我们未曾拥有的。两者彼此审视，相互交融，令我们体会到，一生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。就像历史学家常说的那样，荣耀很快就会消失，而那些为理想付出生命的人，才是值得后人永久地记忆。”

东西

生活的复杂，需要复杂的写作技术去照亮



“大家好，我是东西，来自广西。十多年前，我就想写一部关于情感推理的小说，但我的认知水平，还不足以让我动笔。写作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它还包括历练、命运以及由命运刺激而产生的思想，仿佛煲汤，得用火慢慢熬。不着急，创作也需要自然地生长。所以，我感谢命运的赐予，感谢那些撞击我心灵的事件，感谢让我产生《回响》的灵感的人们，并感谢这部作品的共鸣者和欣赏者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当我打开自己，与人物感同身受的时候，我就从心灵找到了现实，在罪里找到了罚，在逃避里找到了责任，在猜疑中找到了信任，在内疚中找到爱。生活的复杂，需要复杂的写作技术去照亮。我想，我正攀登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。谢谢大家。”在颁奖典礼现场，东西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道。

